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繡像紅燈記鼓詞 第二回 孫繼高受誣入縣牢

詩曰：姻緣由來前生定 月老久已赤繩牽 只因嫌貧將富愛 竟敢害理與違天 閑言敘過，書接上篇。但說蘭英小姐聞聽他父謀害孫公子，另尋富豪之言，勉強說道：「爹爹為孩兒終身，稱這許多心力，只怕還有慮不到處。聞聽人言，他那大長兄應試三年未回，倘若得官還家，搭救他兄弟出監，再來爭親，爹爹指何為憑？」趙明說：「女兒放心！老父已竟逼他寫下退婚文約，還怕他怎的。」小姐說：「既有文約，拿來叫孩兒看看，果是寫的結實，任憑爹爹與孩兒擇婚。」趙明不解其意，遂把退婚文約取出，遞與小姐說道：「這就是退婚的憑據，女兒只管看來。」唱：

趙小姐閃動秋波細留神，展開了退婚文約驗假真。只因為父親下世家業敗，十六歲未嫁蘭英女釵裙。酒醉後殺了使女王法犯，送到官非是斬絞即充軍。無奈何立下退婚約一紙，任憑他改嫁另投富豪人？蘭英女看罷離書腮流淚，下面如刀割柔腸筋刺心：咱本是結髮夫妻前生定，奴豈論富貴窮通賤與貧。雖然是我父做下不仁事，我何至喪德失節嫁他人。上寫著姓孫繼高吏部子，結就了趙明戶部女子身，終日裡賣水為生難度日，趙戶部請到他府攻書文，不能全男婚女配綱常禮，俺豈肯耽誤年少女青春，怕有人日後爭親興詞訟，願從打手模腳印永斷親。暗說道公子被屈應有救，也不該寫此退婚斷良因。常言說好馬不備雙鞍轡，又道是烈女不嫁二夫男。趙小姐越說越恨越生氣，把一張退約撕得碎紛紛。客廳裡小姐撕了退婚契，這趙明立時不由怒生嗔。

話說趙明見小姐撕了退契，心中大怒，說道：「老父費了許多心機，才得到手，不料被奴才撕得粉碎，這到是叫老父指何為憑？真乃小家賤才，也享不起榮華富貴，叫人煩惱。」小姐說：「爹爹不必煩惱，常言道貧而能守，即如聖賢，富而不仁，近於禽獸。你枉為國家大臣，聽信枕邊之言，害了女兒結髮之人，天理喪盡，豈不怕人辱罵？況你也讀過五經四書，那試官有眼無珠，怎麼中了你這不通的進士呀！」唱：

蘭英氣恨恨，開言叫父親；年高不懂事，怎麼立翰林？

想必是當日試官瞎了眼，怎麼就中了你這不通人。全不念齊家治國平天下，忘卻了上致君來下澤民。你既然講過古聖先賢傳，絕不該棄捨三綱並五倫。可知道在朝枉把戶部做，也不知昧心屈害多少人。似這等嫌貧愛富傷天理，因此才斷了子孫後代根。縱有那帶來趙能異姓子，當不得墳前拜掃嫡兒孫。獨自有奴是你親生的女，你還要害死女婿才稱心。他雖窮與你原有半子分，莫非你能帶家財見閻君？理應當富只任兒的命，世界上誰家門上沒窮親？只顧你替女嫌婿將他害，絕不問親友鄰舍指你身。據我看做官狠毒誰似你，怕的是外人拿你比獸禽。趙小姐一句罵惱生身父，氣的個趙明眼裡冒大雲。老畜生揚起巴掌才要打，李夢月手拉蘭英跑出門。

話說趙明被女兒罵得滿面通紅，不由的心頭火起，舉掌就打。幸虧小姐眼力乖滑，一掌未曾打著，被丫環夢月手拉蘭英，拉拉推推，跑回秀樓而去，這且按下不表。

單說禁卒將孫繼高背至南牢，把公子放下，公子抬頭一看，見那些犯人被枷帶鎖，好不悲慘人也。唱：

孫繼高進的監來心痛酸，猛抬頭舉目留神四下觀：牆頂上圍著荊棘防多走，高兩丈五尺多實甚威嚴。中間裡建造一座獄神廟，上邊的禽獸安的委實全。也有腳鐐手拷難以動轉，也有那木籠匪牀難身灣，見幾個被頭散髮面如鬼，見幾個嘴巴打的似胖官，見幾個腿上棒瘡未曾好，見幾個板打屁股血色鮮。這個說討賬拳打名李四，那個說我為貪色要行姦，這個說我為吃酒人打死，那個說閑氣腳踢叫張三，那個說大者不過一刀罪，待等著二十年後還是咱。孫公子耳聞目睹腮流淚，不由的仰面長嘆呼蒼天，暗說道這些都是自作孽，誰是平早白受屈與含冤。保佑我無事出得監牢獄，我必定拿住趙明把眼剜。孫繼高監內哭的如酒醉，惱壞了眾犯開言問一番。

話說罪犯聽見孫公子悲痛不止，齊聲問道：「朋友為何啼哭？沒看見在這裡邊的，俱是殺人放火，綠林豪傑，並沒有膿包貨；況且咱在這裡吃不愁，穿不愁，住的是不漏的房子，就是那大戶人家，還趕不上咱們受用哩。動問朋友姓甚名誰，因何犯罪？說個明白，大家聽聽。」公子聽的此言，說：「眾位好漢兄弟聽我說來。」唱：

孫繼高對著囚犯說實情，尊了聲眾位好漢仔細聽：我原是祖居本縣東關外，孫繼高就是在下姓和名，我的父曾在當朝是兵部，他與我配就趙明女蘭英。非是我偷花竊柳將人害，也並非圖財害命到監中，都只為不幸父亡家業敗，趙明賊假意請我把書攻，哄醉我他將使女自來害，誣賴我送官定成死罪名。